黄山日报
www.huangshannews.cn

程氏宗祠

岑山渡

◈　潘南峰

你知道“宰相故里”雄村不远处的岑山渡吗?那是令我无数次魂牵梦萦的家乡,其得名缘于江上屹立着一座宛若一头神牛的山,旧称岑山(谐称神山),后来被称为“小南海”。岑山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村前一条玉带似的浙江环绕小南海东流注入新安江。

岑山渡村原居民以程氏为主,承篁墩程氏统宗祠,以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始祖,从歙县槐塘迁移而来,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清代康熙年间,徽商程大典率五子赴扬州经商后,便捐资建造了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马头墙式的大房子,且户户相连、家家相通,还修葺了新安江百米护村石坝石栏杆,它们如同一个个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岑山渡的门户,抵御着洪水的侵袭,使岑山渡人世代安然生息。

伫立在护村石栏旁,抚摸着上面的斑斑古迹,凝视那宽阔碧绿的江水,感受着古民居的宁馨,追逐着岁月的脚步,也体会着人与水的依恋……向南望是一片小平原,是村民农作物主要耕作地,俗称“榨园”;向北望是名声显赫的曹氏航埠头及闻名遐迩的“小南海”,康熙御笔赐额的“星岩寺”大殿中曾有尊粉金的肉身菩萨,可谓稀世珍宝;西望依靠大山;东望是新安江对岸的柘林村;再远望就是著名的皖浙交界的天目山了。村里曾有人绘制《岑川八景图》,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风的往事早已穿越时空,成为永远的梦。

因山多地少,自岑山渡程氏九世祖程大典迁居扬州经营盐业始,岑山渡村的徽商足迹遍及沪、杭、苏、浙等地,江苏扬州程姓为岑山渡村盐商后裔,现程姓为扬州大姓之一。以前水运十分发达,岑山渡成为新安江水道的重要枢纽,大量的徽州人由此乘着大大小小的船直通浙江杭州,走向全国各地。“新安江上水,可以濯我缨”,在碧波荡漾的新安江面上,徽商源源不断地把茶叶、木材等输送到外地。如今,岑山渡村也正好处T字型的公路网络之中,向南有公路直通屯溪,向北直达歙县,向西通往徽州区,各色各样的车辆川流不息。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岑山渡村人历来重视读书,村中央有条小巷叫“中书巷”,以一个名叫程晋芳的官衔而得名,因他曾任清代内阁中书。据《徽州人物志》记载,明、清两代出自岑山渡的历史名人就有十多位。听村里老人讲过,程氏宗祠内原有十余块匾额,诸如“四世一品”、“四世进士”、“兄弟进士”、“同胞进士”等,这些显赫的背后,见证了岑山渡村人的寒窗苦读,也凝结了岑山渡人植根于内心的文化基因。

以前,岑山渡小学就在程氏宗祠里,陪伴我度过小学时光的就是宗祠里的36根高大石柱和一对栩栩如生的青石狮子。这里古朴典雅的校园环境让琅琅书声凝固在弥漫着芳香的空气中。也许正是这浓厚文化气息的吸引,打动了《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王茂荫死后他的后人把他葬在岑山渡村御史山上。岑山渡村尊师重教的传统历久弥新,当时农村小学老师都是轮流到各学生家吃饭的,农民都把醇香味美的腊肉给老师吃,当地称为“遵先生”。后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把小孩送去县城学校接受教育,每年高考,都会有不少孩子考取大学,有些甚至还是名牌大学。

千百年来,在那农忙季节里,岑山渡村人伸出黝黑的双臂,擦亮晶莹的露水,把深沉的种子放在田间地头、身前身后。“有女不嫁岑山渡,担茶送饭五里路”。原先村民们要靠泥腿子每次跑五里地去劳动,劳动的强度可想而知,何况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一年四季的期盼围绕雨水的穿梭触摸跳动的脉搏,要说锄头上的泥土仍旧挂了雨后的彩虹,那么黝黑的皮肤就是智慧的结晶。改革开放以来,村里许多的青壮年农民也跟全国的农民一样,加入打工的大潮,每年像那候鸟一样来回迁徙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些人发家致富了,在城里买房买车,日子过得一点不输城里人,岑山渡村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是岑山渡的儿子,出生于土地的泥丸,在弯弯曲曲的人生路上,延伸着对家乡无尽的思念,不会忘记闻着香气的饭食,不会忘记骑着单车的颠簸,不会忘记装着父母的叮咛。从新安江畔的岑山渡出发,从农村到城市,每一次昼夜交替,每一回想起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安江水,只想拽住青春的衣角,期待在自己奋斗中枝繁叶茂。也许习惯了一个人走在热闹都市中,脚踩着坚硬的马路,四处张望了许久,可是风不知从哪里吹来,轻轻地屏住呼吸,细细地咀嚼流水,慢慢地打开心扉,原来打开记忆的匣子,我的家乡显得与众不同,让我在生命旅途中走得坚强且诗意、淡定且从容。

“梦寻徽州”有奖征文

安徽省作家协会 黄山市文化委员会 黄山日报社 黄山市作家协会	联办

【徽州**石头吟**·之五】

徽州石洞幽

□ 休宁 韩文杰

徽州地势“八山一水一分田”,外迁而来的部族多选择“两山夹一坞”的山间平地聚族而居。入乡随俗,迷信风水学说,对徽州水口文化顶礼膜拜,水口“紧”则钱财轻易不外流,水口“松”则门户洞开不聚财,村民即便赚了大钱还没捂热须臾之间付之东流。补救的办法便是四处寻访并请来风水先生,恭恭敬敬奉为上宾,祈望指点迷津。一番摆罗盘、测方位,实地堪舆,大抵是在水口狭促之处依山就势既修道寨墙,留个门洞内外交通。兹事体大,关乎一个家族的命运,荣辱兴衰,自然从长远谋,材料非千秋万代不朽不烂的青石板莫属了。

休西流口民谚“冯村好阳基,鄣源好水口,茗洲好朝山,流口好来龙(山)”,说的就是富商迭出、代不乏人的鄣源村水口在当地首屈一指,不但寨墙工整规则,而且建于不同时期的两道寨墙间的门洞处留有缝隙,战备时插进栅栏阻击外族入侵也很方便。门洞上竖立着一块匾状的青石碑,上书:石门胜概。寨墙一侧,溪水自狭促的石缝间潺潺而流,锦鳞游泳,怡然自乐。

时光荏苒,寨墙上古木参天,阴翳蔽日,石门便显得窄小低矮。走至近前,但见村中炊烟袅袅,狗吠鸡鸣。此情此景,活脱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也有的村落水口本来就“紧”,譬如浮梁县瑶里镇汪胡村出村通道本就在悬崖峭壁上凿就,七拐八折,狭窄处“紧”得仅容一人通过,水口自然无需画蛇添足。

徽州府县划界多以山脊为界,翻山石板路每每与县界交叉于茫茫丛林中某个双峰夹峙的低凹悬崖石壁下的豁口,凿一凿,捋一捋,一个揽风乘凉的歇脚处浑然天成——路人爬到山顶洞口,少不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看一山跨两界的旖旎风光,振臂欢呼,宣泄一番爬山的辛劳。

在黄山、齐云山游玩,常常眼瞅着前边大山挡道,一级级石阶往石缝里钻,无路可走,一筹莫展了,忽而石阶往边上石洞里一拐,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山那边的风景跃然入目。

在军事上,诸如此类天然石门因居高临下,地势险峻,稍加修筑便成了易守难攻的防护墙,升格为“关”了,皖浙边界的昱岭关经历朝历代军队的苦心经营,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和兵家必争之地。

在我的家乡休西流口山区,原本辖区内四个乡镇的村民外出全赖率水河边一处狭促的石崖下通过,因山高路远,言语迥异,流口全境被域外人呼作“流口洞”,潜意识里是休宁的“西伯利亚”,蛮夷之地,出门在外低人一等。直到上世纪60年代开公路爆破,洞门大开,新安源绝佳的生态环境崭露头角,好山好水好茶为外界所推崇,流口人才终于扬眉吐气,让外人刮目相看。

徽州石洞幽,徽州风景秀。

(配文摄影:程亮)

【徽林**漫步**】

徽州宗教研究的意义(下)

□ 屯溪 程敦辉

二、徽州宗教研究的现状

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凝聚着古徽州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是徽州民众共同劳动的结晶。学术界对徽州宗教的研究,显然是徽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20世纪以来,徽州宗教研究成果可谓寥寥无几。有几篇是对黄山宗教、齐云山道教作介绍性的展示,缺乏对徽州宗教历史源流及现状的梳理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孙秋香《徽州宗教》概述,许谋虎《佛教在徽州区的发展与衰落》,陶方平《浅论宗教对黄山的影响》,戴耕玖《道教在黄山的发展概况》、《佛教在黄山的发展概况》,梁卫国《齐云香讯》等均为概述,初步展示了古徽州及局部地区宗教的大体面貌,但还不能整体呈现出徽州宗教的特征和徽州民众的地域差别。当然,也有几篇涉及徽州民众深层次的信仰问题。臼井佐知子《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翟屯建《晋唐时期徽州佛教的传入与普及》,李珍《论儒释道对徽商的影响》,张崇旺《谈谈徽州商人的宗教信仰》,陈长文《目连戏与徽州俗文化》,史向前《齐云山道教文化的特色》等,已涉及徽州宗族与宗教的关系、徽商与宗教的关系、佛教与徽州民俗的形成、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也许是苦于资料的匮乏,专家学者对徽州宗教的理论探讨尚未深入展开。更遗憾的是,2004年由安徽大学哲学系、休宁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的首届齐云山与中国道教文化论坛,仅仅举办一届就偃旗息鼓而未坚持下来,使得徽州宗教这一课题缺乏良好的学术环境而枯萎。

据考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在徽州历史上均有活动,但它们传入的时间有早有迟,分布各不相同。道教传入徽州最早,是在晋代,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佛教传入徽州也在晋代,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时间是清光绪年间;伊斯兰教传入最迟,是在民国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歙州改徽州的年份是宋宣和三年(1121),原徽州一府六县境内至今保存最久且完好的地面建筑物是与宗教有关的“长庆寺塔”,它位于歙县练江南岸披云峰下,建于宋宣和三年,为楼阁式七层实心砖塔,高23.1米。它见证了徽州的历史,是否有“镇宅”或改变徽州府“风水”的意思有待进一步探讨。

徽州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州文学、徽州戏曲、徽州饮食、徽民生活等诸领域均有一定的影响。仅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就涉及到宗教教规教义、寺观教堂建筑、宗教音乐与书画、宗教雕塑与壁画、徽派版画与刻经、寺庙丛林、香花佛事、普门和尚与黄山佛教、浙江和尚与新安画派、禅诗与楹联、石刻与碑记、经书与法器、禅茶与茶道、徽商与宗教、徽州宗族与宗教、道场与香会、盂兰盘会与目连戏、傩舞与娱神、行像与接观音、宗教与徽州民俗、宗教与徽州园林、宗教与徽州风水、佛塔与墓葬、民间信仰与庙会集市、宗教故事与传说、徽州宗教与周边及其它地区宗教的交流以及帝王将相历史名人对徽州宗教的影响等等。要想把涵盖了多种学科的“徽州宗教”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与发展脉络展示出来,必须对徽州宗教文化作出综合的研究和分析,仅仅靠某一种研究方法是不够的。要善于运用文献资料研究、田野考察调研、专题与个案研究、区域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徽州宗教文化的源流与传播途径及发展历程、宗教组织制度的文化特征、各宗教对徽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来论证徽州宗教文化固有的特性,从而揭示徽州宗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从上述徽州宗教研究现状看,其学科化发展还不够成熟。学术成果微薄,研究方法不多,充其量只能是徽文化中的边缘学科。这是一门值得深入探讨的学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学术研究价值,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徽州宗教研究。

三、徽州宗教研究的意义

研究徽州宗教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和普遍的意义:

(一)可以通过徽州宗教的历史传承和传播方式,了解古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食住风尚和宗教生活以及徽民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由于徽州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儒家价值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基本遵循新儒学的礼仪和准则,但也不乏有全身心投入宗教信仰者,古徽州民众普遍将求神拜佛视为祭祀祈福、敬天法祖的仪式之一。

(二)可以通过徽州宗教文化研究,了解唐宋以降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在古徽州的融合,了解“目连戏”在徽州民众中传唱的原由,了解徽州宗教涉及宗族和社会关系,以及宗教对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儒佛道三教合流,徽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由众多高僧大德、道人方士的共同参与,相互交流,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和儒学的通俗化的事实。

(三)可以通过徽州宗教文化研究,了解徽州宗教的传播特点和活动方式。各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套理论依据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特别是徽商作为它传播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古徽州,宗族观念特强,各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基本上是依附于徽州宗族势力和借助于徽商的力量,“惟用之以斋醮耳。”由于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因此,庙宇不大,深山藏古寺。

“徽州宗教”虽然不像徽州文化十大流派那样形成一派,但是,在全面考察“徽州宗教”之后,会惊讶地发现宗教对徽州文化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甚至渗透到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对“徽州宗教”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引导宗教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现实问题。一是宗教的和谐理论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二是宗教的伦理道德可以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三是宗教的环保理念可以为促进生态文明服务;四是宗教的文化资源可以为发展文化旅游服务。

本版责任编辑/高莉莉　E—mail:hsrbgll@163.com

【**茶语**】

徽州茶人小传:郑旼

郑旼(1607~1681),号遗甦;本名旻,字慕倩,徽州歙县郑村人。郑旼善画山水,工诗文,喜藏书、尤工篆刻。郑旼与江注、祝昌、姚宋并称为浙江的四大弟子,是新安画派的重要生力军;传世作品有《九龙潭图》、《林泉小亭图》及《山水图》等。郑旼除绘画外,其诗名也远近闻名,其时有人论及郑旼的诗作是“大而感慨世变,小而驰赏物情,莫不措思凄婉,抒情深厚。”著有《拜经斋集》、《致道堂集》、《正己居集》等。

郑旼本名旻,入清后移日于左,寓无君之意,以布衣终老山林。作为浙江的弟子,郑旼《题浙江画册》诗云:“残山剩水有知音,断墨枯毫着意深。已见人珍同拱璧,每从遗迹想佳吟。”尽管这所谓的“残山剩水”乃是郑旼的“遗民”之言,然他仍然是热衷于挥毫泼墨,同时也醉心于茶事。所以,他在诗中说“挥杯自斟适,清咏以消忧。且尽兹晨乐,明朝非所谋。子久契友,雅志林壑,潜心于绘事。”其《扁舟读骚图》就是这样的意境;绘大山延绵入画,山下清江旷远,近岸陂陀疏林,苇草处蓬船静泊,闲客独坐船头,捧卷诵读;煮水烧茶,品茗吟诗,可谓是增人无限兴致。想来,画中透露出的就是作者生活的影子。而这样飘逸清幽的景致不仅是画家的意境,也是颇具魅力的茶饮意境,最为当时的文人所心醉;山水相伴,寄乐寓情,品饮之时再有一支清心的好曲,那曲之韵和茶之清无疑是水乳交融;而画家的传世之作也应该是在饮茶之间狂兴挥蹴。如是,郑旼于《柳岸清风》题款曰:“无利无名一老翁,笔床茶灶任西东。陆鲁望,米南宫,除却先生便是侬。”茶在郑旼的生活中,不仅仅是点缀了人生,也风雅了岁月……。

文人爱故乡,亦极力推崇故乡茶。郑旼在《咏茶》诗中曰:“松萝法造遗传久,只今犹自不悠扬。家鸡可是多嗜厌,或因传咏少文章。顾褚幔亭虽擅美,岂能轻劣薄吾乡”。这是郑旼咏徽州松萝茶的一首小竹枝词,其大意是松萝茶自明代问世以来,其炒制法已是传到很多地方且有很长时间了。至万历中后期,松萝茶已与龙井等名茶齐名,“若歙之松萝、吴之虎丘、钱塘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与颉颃。”但是,郑旼认为松萝茶的传扬还不够;他的意思是缺乏传咏的文章;浙、闽的茶叶虽然也很好,然于家乡的茶叶也应有足够的重视和宣传。松萝茶初始主要是焙制松萝、榔源、紫霞山的鲜叶,其后松萝茶的产地不断扩大;至18世纪,郑旼所期待的松萝茶“悠扬”现象出现,它不仅风雅、时尚且流行世界,名满天下。

据《黄山丹青志》载:郑旼小时候,父亲郑澹成教导他说:“士人一涉‘风雅’二字,便于学业又精进,品行亦易流于浮嚣。”然于郑旼而言;茶乃是显示风度的雅物。而纵观历代文人雅士,在饮茶上追求更多的是一种道,一种情趣,一种境界。郑旼的一生尽管贫瘠,然他的幸福指数却是很高;因为他深谙风雅。有时,一杯淡茶,一片山水,就是人间至境;有时,名茶如浮云,纷扰掠过,不留痕迹。很多时候,风雅的确与财富无关;区别只是在于,郑旼是真正的风雅,而且是真正懂得了茶心与茶意。　·郑　毅·

【文化**传承**】

浅谈建立中华纪年

□ 屯溪 邵竟源

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迄今却没有一套自创的科学纪年法来记载这段辉煌历史。当前,各类中国历史纪年、纪元表等完全依靠公元纪年作主导,部分以干支、王朝作辅助来表述历史年名。例如《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　方诗铭编著2007年版)一书中,篇首写有“公元(前)841　庚申　共和1”字样,这个年份距今不到三千年。再往古推移,该书“夏纪年表”中写有“公元前2070~1600”等,距今不到四千一百年。根据研究成果,公元前2070年前,已是中华大地产生、应用干支的重要古文明时代,而现在竟然不能用干支纪年来参与表述那段辉煌年岁,这不能不说是干支应用上的“缺位”,应当引起关注。

干支(农历)纪年,是中华先祖创造、循环应用的一件民族传统文化产品,古文明的奇葩,已深入中国民俗民心,它以六十个年名来记录百年千岁,存在年名“有循环无进位全重名”的质量瑕疵,不能独用,否则会造成年名混乱。如:近年大量书法作品题款中独用“甲午”、“乙未”之类,年名全重复,男女老幼书者抱团陷误区,凸显出该领域纪年功能缺失、纪年文化欠健康,长此下去,遗患无穷,这种干支应用上的“错位”,应当引起关注。

公元并用干支纪年,如“2015年+乙未”。常见于《人民日报》、《中华万年历》等刊登的纪年。看起来似乎公元干支相媲美,其实不然。稍作比较,一主一辅,一优一劣昭然若揭,干支纪年功能相形见绌。试把“2015+乙未”中的“乙未”拿掉,剩下的“2015”照样能准确表达年份,2015的作用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而若把“2015”拿掉,剩下的“乙未”变成独用,则会出现不符合“年名唯一性”标准,违背科学的现象。显然“公元并用干支”是把干支置于无关紧要的“辅位”,此种取长补短是不当的,应当引起关注。

上述干支纪年应用上的“三位”(缺位、错位、辅位)现象,探根究源,是由于早期设计的干支纪年符号过少过简,产品功能存在不足所造成。试想若把1949年写成49年,必然形成年名重复,令人困惑。由于干支纪年是远祖创立,属中华古文明的标志性产物和公共资源,自然属性强,不与帝王政治事件关联,使用悠久,至今仍有一定的应用和存在价值。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是不断探索创造、追求完美。对国人常用的传统干支纪年的最好传承就是完善它用好它。本着继承求变、创新完善的主旨,针对一组六十个年名不断循环重复的问题,采取常用的加添不同前置符号的方法来解决,形成简明健康的唯一名称,如同在房屋门牌号前加添“XX路”一样。这里提出建立科学自主、独立适用的“中华邵氏干支纪年法”(下称中华纪年)的学术创意:在传统干支年名前加一前缀“XX花”,形成有排序永不重复的“中华邵氏干支年名”(下称中华年名)。通式是:中华年名=XX花+传统干支年名。式中:“XX”表示序数一、二、三……,“花”是花甲子的简称,代表计时单位,“传统干支年名”为甲子、乙丑、丙寅……例:八十二花辛酉年,简写为八二辛酉(1921)。

就这样,铸成“有循环有进位无重名”的“正位”中华纪年,传承健康的纪年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正能量。

【文化**短波**】

《一脉千秋》中国京剧演唱会亮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1月2日,在法国巴黎,演员在《一脉千秋》中国京剧演唱会上表演《断桥》选段。

时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成立70周年、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一脉千秋》中国京剧演唱会当晚亮相教科文组织一号厅,向到场观众展示了中国国粹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尚栩/摄